

# 目 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12

第三章 / 018

第四章 / 028

第五章 / 032

第六章 / 041

第七章 / 049

第八章 / 057

第九章 / 061

第十章 / 066

第十一章 / 078

第十二章 / 080

- 第十三章 / 085
- 第十四章 / 092
- 第十五章 / 104
- 第十六章 / 109
- 第十七章 / 114
- 第十八章 / 116
- 第十九章 / 119
- 第二十章 / 122
- 第二十一章 / 128



## 第一章



她的名字叫艾莉。

她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很想爬到梯子上去，先是爬到最下面那一节，接着再往上爬一节，一节、两节，目标是爬到第四节，这一节比其他几节都要粗。然后从那里向下望去，可以看到厨房的台阶，几个讨饭的孩子正在那里玩耍。接着再沿着院子向前看去，小黑正蜷缩成一团在院子中间趴着。她看不到院子两侧外面的世界，因为一侧有门廊的墙壁，另一侧是地窖的山墙。她不敢再往上爬了，尽管不远处就会有另外一节，它同第四节一样粗，在那里她就可以从地窖的屋顶上望过去了。不过在这里她也没能高兴太久，负责照看孩子的女佣发现了她，一把将她拽了下来，并连拉带扯地把她拉走，无论她怎么尖叫着哭闹也不管用。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摆脱了女佣，这样她每天都能再爬高一节。那另一个较粗的梯级是第八节，同地窖屋顶在一个平面上。她从那里小心翼翼地爬上地窖的屋顶，侧斜着身体，胸口微微地颤抖着，担心如果妈妈看见了会喊她离开。可是妈妈并没有看见，那些台阶上的孩子们也没有发现。而当她一旦爬上了地窖屋顶，就谁都看不见她了。在那里，她可以沐浴在屋顶斜面温暖的阳光里，想待

多久就多久。

从那里甚至可以放眼看世界！天啊！无论望向哪一个方向都行！越过房屋望向湖面，泊船的湖岸尽收眼底，有从轨架上放下来的小船，也有用来晾晒渔网的木棚。在草场边的湖岸旁，还有一个男子正在拉赫纳湾里撒网捕鱼，船头上坐着一个小姑娘。从那里再往前望去，在湖的另一边是阳光照耀下的伊山高高的山岭，可以看到房屋和金黄色的田野。

越过院子和花园望向公路方向，她可以看到一直延伸到教堂的耕地。公路遮挡在高高的黑麦田后面无法看到，但是她可以从围栏的尖桩和扬起的尘土以及攒动的人头猜出公路的位置。她一个人待在这里却无人知晓，而且可以随意待多久都行，她为此高兴得想跳起来。但是她不敢跳……其他人会看到，也许他们会喊她下来。她最好还是悄悄地伸展四肢趴在屋顶的斜坡上，不要发出任何声响，就像墙缝里的蚰蚰那样……

从厨房通往厅堂的路经过地窖房头。那里总是人来人往，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屋顶上有人。人们会到地窖里去，在那里的门口发出丁零哐啷的声音，餐具盘碟在地窖里被拿来挪去，但是在那里也没有人能猜得到有谁会在屋顶上……她在地窖屋顶上悠闲地趴着，从墙头的位置向下一直可以看到人们的头顶和分开的发际。妈妈也多次光顾地窖，但她也没有察觉到什么……她有时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有时则空着双手。艾莉心里头痒痒的……她在看着妈妈的时候差一点憋不住笑出声来……要是能悄悄地叫一声，或者是往妈妈头上扔点苔藓或木屑什么的……不，不行，最好还是安安静静地一声不吭，人们也许什么时候都发现不

了她，她可以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她近在咫尺，而他们却对她的所在毫无察觉……

“艾莉！”下面突然有人在喊，“艾莉在哪里？孩子们，你们看到艾莉了吗？”

那是妈妈在喊叫。艾莉将身体在屋顶埋得更深了，并努力憋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妈妈不知道艾莉在哪里……但是艾莉也不要说……让他们先找找看……他们会以为自己在哪里呢？”

“孩子们，你们听见了没有，你们看到艾莉了吗？”

“我们没有看到！”

“你们去什么地方找找看……去花园里或者……”

孩子们跑出去四处寻找。“让他们去找吧……艾莉我才不叫出声呢。”

妈妈在地窖前面等候着，孩子们回来说艾莉不在花园里。妈妈又命令他们去屋子后面和田埂上或者其他地方都找找。可是孩子们在哪里都找不到她的踪影……

妈妈对此感到不安，她开始认真地大声呼喊起来。

“哎，艾莉！”她喊道，孩子们也跟着她一起喊。这时艾莉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向下小声喊道：“嗨……嗨！”她把头从地窖山墙上向外伸了一点出来，可是妈妈和其他人都没有发现她。

“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你们听到了吗，孩子们？”

“嗨，我在这里藏着呢……嗨，我在地窖屋顶上呢……嘻嘻！”

现在大家都看到她了，她无所顾忌地笑了起来。她以为别人也会像她那样大笑不已呢……

可是妈妈却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丫头！”“你！你给我马上下来！你快坐起来！待在那里一动也不要动！”

当艾莉说她自己可以爬到梯子那里然后再下来时，妈妈威胁说，如果她不立即待在原地——也就是她现在待的地方，并用手抓牢，一直等到有人爬上去接她，她就会挨打。

艾莉不得不等到家里的长工上来把她从房檐上接到怀里，再放到地上……

她差一点挨打，不过这一次还仅仅是受到了训斥……

她在那里干什么……在地窖顶上……而且未经我们同意？

她只是想看看，能看到那么大的世界……而且她上去又是那么容易……

还什么那么大的世界！如果她摔下来把腿摔断，那才叫见世面呢！让她给我记住，如果她再爬到那上面去，那就……

“妈妈，难道我什么时候都再也不能到地窖顶上去了吗？我不会摔下来的……”

“你任何时候都不许这样做了，你要记住这一点。”妈妈试着很生气地说，说完就离开去厨房了。

“可我仍然还是要去梯子那里的。”艾莉自言自语地说，可是这话却被那些讨饭的孩子们听到了。

“夫人！”他们喊道，“她还要去爬梯子……”

妈妈现在才真的是生气了。

“什么还要去梯子那里……就连最下面的那节都不行……一只脚都不行……你给我记住！”

现在艾莉忍不住哭了出来，她跑到屋子后面去哭。从那里她又来到花园，继续同样地哭泣着……呜，什么时候都再也不能爬到地窖顶上去了……看不到湖边了，也不能顺着耕地望着公路上人来人往地开着的车了……再也不能一个人独处了，不能让别人谁也看不到了。

“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如此凄惨？”她有一次听到妈妈这样叹息说，她感到她现在也可以这样叹一口气。叹完气后，她感到自己几乎就已经是个大人了。这就如同某种叛逆的情绪一般占据了她的胸膛。她靠着花园里的桦树站在那里，手里撕扯着桦树皮的碎片，泪水也渐渐干了。

撕扯完了桦树皮，嘴里的碎片也嚼完了，艾莉躺到了草地上，双手交叉着放在头下。她嘴紧抿着在那里躺了很长时间，心里想着，假如他们现在来找她，也许不用再到高处去找了……也许不用害怕她从这里掉下去了……也许不用了，呸！……

树在头的上方呼啦呼啦地响着，桦树枝随风上下摇曳着，但是杨树上只有树叶在抖动，一直不停地抖动着。这一切在艾莉眼中开始显得是那样美妙，以至于让她忘记了自己的伤心与忧虑，只顾着去观察桦树枝干是如何上下摇曳和杨树叶子是如何不停地抖动，以及所有的树木都是如何静静地摇晃着，发出呼呼的声音……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这些树上呼啦啦地响，树叶又为什么会抖动？——这些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她的思绪又溜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树上咋就有这么多的叶子……一、二、三、四……十……一百……十个一百……一千……她不想再数了，看着有很多……啊，她要是只鸟就好了……或者她只长着一只翅膀也行，这样她就可以从

这里飞到树梢的高度……如果她是一只布谷鸟，她就可以咕咕地叫了，可以一直叫上一天一夜……那棵桦树长得那么高，比房子可高多了……假如她长着翅膀能飞起来，就可以站在它的树梢上叫了……假如整个房子里没有其他人而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就可以设法爬到树杈那么高，然后再爬呀，爬呀……从一根树枝爬到另一根树枝……再到树梢……然后从那里穿过树枝把头伸出来……看看树的这一边和那一边……一声不吭……当他们回家的时候，谁都不知道。她不会再喊叫了……不会，无论他们怎样再找她。假如夜里也能在树上……

她脑子里一旦钻进这样的想法，就怎么也摆脱不掉了。上树去、爬到那延伸到屋脊上的、高高的桦树上去……在树枝的保护下……那里的感觉会比在地窖顶上或者其他任何屋顶上的感觉都好玩得多。啊，假如能爬到那上面去！于是艾莉从地上跳了起来，跑到那棵桦树旁边……这棵树好粗壮，树枝长得好高，双臂伸开甚至都抱不拢……爬不上去……爬不上去啊！艾莉绕着桦树转了一圈，打量着每一个分杈，可是从哪里也找不到一个低得能爬上去的树杈！假如能爬到那个最矮的树杈上去，那么之后就……可是它也太高了，又没人能把我举起来。——那么这一次就只好不上了，离开这棵桦树走人……

可是想要爬上去的愿望还是会把她带回到花园里。每天总会有许多次，当她还在玩着其他游戏时，突然就会想起那棵桦树来，于是她就会立即跑到花园里的那棵桦树旁。假如有什么办法能爬上去该有多好啊！可是没有！假如能爬到最矮的那根树枝上也行……可是就连最矮的那根树枝也太高了……

假若不是有个教徒家的男孩在，也许艾莉永远也爬不上去了。那个男孩连续几个周六都站在花园栅栏的后面，隔着栅栏看着艾莉是如何试图借助跷跷板上的木马，去够那根最矮的树枝，但是那根树枝还是太高，她怎么试也无法够着……

“你在那里干什么呢？”男孩问道。

“我什么也没干。”

“你爬不上去树？”

“你能爬上去吗？”

“是那棵树吗？”男孩说着就爬过栅栏来到那棵桦树旁边。

“你是谁家的男孩？你如果能爬，你就试着爬上去！”

“我上去干吗？那甚至连花楸树都不是……哪怕长点浆果都行……”

“我随便问问……你可以试着爬爬……其实你也上不去！”

“只要我愿意，我就能爬上任何一棵树。”

“你是要从这个木马上跳上去吗？”

“我不从那里跳……不过如果你给我拿根抬杆或者别的木杈来，我会给你做个样子。”

艾莉从厨房的墙上取来了抬杆。

“抬杆来了！接下来呢？”

“这样就行！”男孩将抬杆顶着树上最矮的枝杈处支好，便顺着它爬了上去。

“现在该我了！”艾莉在下面一边喊着，一边迫不及待地蹦着。“快下来，让我也上去！”

男孩下来后，艾莉脸蛋红扑扑地站在最下面的那根枝

杈上，对着站在地上的男孩喊道：

“你现在走吧，小男孩！你马上走开，免得让他们看到我在这里！”

可是男孩并没有离开……他瞠目结舌地望着树上，看见这个女孩正在从一根树枝爬到另一根树枝上，朝着树梢的方向越爬越高，一直到大树的躯干开始摇晃时才停了下来。大树的树干在接近树梢的地方分成了两杈，艾莉便坐在那里，掩藏在一片繁枝茂叶当中。她几乎要在心里头尖叫起来。现在，她终于如愿以偿了！并且还隐藏得如此完美！而她自己却可以透过枝叶看到各个分杈的方向……她待在这里谁都看不见她，除非来到树的正下方……那一边的下面是耕地……公路也看得很清楚……这比房顶要高出许许多多……天啊，天啊！大树在摇晃着，发出呜呜的响声，枝叶在耳边发出美妙的簌簌声！

这种快乐令她如此着迷，让她一时还无法好好地思考这一切。一阵阵甜美的颤动不时地沿着她的脊梁袭上来，她的双颊发出嗒嗒的声音……

这期间那个男孩一直站在下面，仍然在向上望着。

“小姑娘，你还不下来啊……你在那里干什么呢？”可是姑娘并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我把抬杆拿走了，这样你就下不来了！”但是艾莉连这句话也没有听到。她已经学会了手不需要扶就能坐在那里。但当她身体向后仰时，双手还是要抓紧树枝，一直到把手臂拉直，她可以透过树叶看到头顶上的蓝天……然后再往前倾，用胳膊紧撑着两边的树杈。

这时妈妈恰巧从院子中间穿过，她看到花园里有一个陌生的男孩。

“小伙子，你在花园里干什么呢？你在看什么呢？”

“有个小姑娘在那棵桦树上。”

“什么小姑娘？”

“她不是这户人家的小姑娘吗？她爬到那上面去了……”

妈妈预感到那是艾莉。果然是艾莉。她没有听到妈妈喊她的第一声，也没有听到第二声，一直到妈妈来到树下朝上大声命令她马上下来时，她才听到。艾莉下来时划破了裙子，这让妈妈更加生气。但她并不像艾莉一开始以为的那样怒气冲冲。

不过妈妈还是命人马上去拿枝条来，她现在必须要惩戒一下了……她上次已经专门警告过了……可是艾莉为什么就是不听话？假如艾莉不能好好地待在地面上，那将会意味着什么？

艾莉一开始一声不吭，可是当妈妈再次追问她，这次上树和以前爬到地窖顶上是不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是想看看什么世界……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她回答说，就是为了这个。而当艾莉一旦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她便又兴奋地讲了更多，即她在那里感到极其快乐……她不会掉下来的，也不会再划破裙子了……如果她可以只是偶尔地爬一爬……不过是偶尔地……只是爬到最下面的那根树枝上……

妈妈拒绝了，但也没有用枝条抽她。也许应该打她一顿，但是至少这一次妈妈下不了手。妈妈感到应当及时阻止这样的事……当艾莉乞求时，她的眼睛竟会发出一种怎样奇特的光？她先是登梯子上房，现在又是上树。妈妈回忆起自己孩提时代的一些往事，这个小姑娘开始真正让她

感到担心了。她不知道是要继续禁止，还是……

她拒绝了，但是当她这样做了以后，女儿有好几天都一言不发，水米不进。夜里妈妈听到她在梦中喃喃私语，好像她正在树上或者房顶上一样，一边拍着手，一边笑着……或者又听到她突然放声大哭，乞求能让她去……能让她去！她哭了很长时间，一直哭到妈妈不得不爬起来把她叫醒……

“你在哭什么呢，孩子？”

“让我待在这里……让我待在这里……我掉不下去的……天啊，你为什么啊？”

女儿在睡梦之中仍然说着，但是醒了之后就停下来不说了。妈妈一个晚上要这样反复叫她好几次。

可是到了早上，她不忍心再拒绝了，于是她还没等艾莉开口便答应女儿可以去爬树了。

小姑娘于是急匆匆地冲出去爬上桦树，在那里她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咕咕叫着马上要飞往他乡的小鸟……她要飞往远方的度夏地，云彩随着北风飘向那里，那里的树长得比这里的更高，所有人都住在树上。

在那些夜里，妈妈久久难以入眠。她无法理出个头绪来，她到底应该怎样来对待这个小姑娘。她当然能理解孩子的那种愿望，愿望本身并没有什么……她其实并不担心艾莉去爬树或者会摔下来……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孩提时就这样开始，其本性中会有有一种长大以后也不会得到满足的东西……愿上帝保佑她！妈妈这样想着，但是她从来也不愿把这个想法想透。她安慰着自己，也许是她搞错了，也许她只是白白地担心一场。假如她自己不是知道得那样清楚就好了。

可是妈妈接着又想，最好还是跟爸爸说一下。尽管她非常怀疑这是否有什么用处。爸爸通常是搞不明白这些事情的。——而爸爸确实也完全理解错了。

“是啊，我也注意到这件事了，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不去禁止……是的，这不合适，这当然会划破裙子和其他衣服……你必须禁止她这样做……”

“也许你来说说更好……”

“她在哪里？我马上跟她说……”

妈妈把艾莉叫进屋里。这在她看来几乎像是做了件错事，可是也许还是让爸爸一次说清最好……

爸爸先是责备艾莉把裙子划破了。当妈妈看到艾莉对此并不是特别在意时，她几乎有一种满意的感觉。可是接下来爸爸又开始习惯性地嘲笑她爬上爬下，而且还听到她在像一只布谷鸟那样叫……

“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还好意思这样孩子气……所有人包括客人都在望着那棵桦树，在笑话你呢……”

妈妈看到艾莉一下子连眼珠子都胀红了，于是明白了爸爸触到了她的敏感之处。艾莉一言不发，整整一个白天什么都没有说。那天夜里，她静静地躺着，尽管妈妈担心她又要开始做梦了。到了早晨，她情绪十分低落，目光避免直视所有人的眼睛。她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就连妈妈也接触不到她的目光。而当后来她们四目相对时，妈妈感到女儿的目光几乎已经变成像是成年人的了。艾莉从此以后再也不提去上树或者上房的要求了。



## 第二章



妈妈常常很想知道，女儿的脑子里此时此刻正在想些什么。她看起来似乎是在一天天长大成，并且变得越来越严肃。她在躲避着爸爸，也几乎同样躲避着妈妈。这并不奇怪，如果说爸爸一旦开了个头就会总是抓住同一件事招惹和嘲弄她，可是妈妈确实在尝试着比以往更加友好和温柔地对待她。艾莉尤其不愿意被叫上餐桌和大家一起吃饭。她在这件事上往往是非常固执的。妈妈有时也不得不变得严厉起来，才能让她顺从。有时她会在整个晚餐期间踪影全无，无论是怎么喊她还是找她都无济于事。一直到众人四处去寻找她，才会从树林中或者是田垄旁某个奇怪的地方找到熟睡的女儿。这时妈妈不得不责骂她，于是她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紧张。

爸爸没有注意到快乐的女儿已经变得越来越自闭。他只是偶尔会发现女儿没有上桌，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会斥责几句，而当他心情好的时候则会开几句玩笑，但这也被艾莉看作是对她的嘲弄。特别是碰巧当有哪位客人在场的时候，爸爸就会招惹她。

“艾莉，你今天到现在已经划破几条裙子了？”爸爸又开始三番五次地招惹她。

“我一条都没有划破。”

“你没有到树上去学布谷鸟叫？”

“没有。”

“我们的这个艾莉是属鸟的……假如她真有翅膀的话……可是也许翅膀还在长呢。”

客人们都跟着爸爸笑了起来，妈妈却看到女儿脸上的表情似乎变得僵硬起来。

“她是只鸟……布谷鸟……在树梢上咕咕地叫，村里的人们都在问，你们家里是不是养了只布谷鸟。”

“现在来叫一下吧，让客人们也听听。”

“艾莉，把面包篮递过来！”

可是艾莉却一动不动。

“艾莉，把面包篮递给爸爸。”妈妈说。

可是艾莉只是呆呆地盯着面前的空盘子。

“艾莉？你是怎么回事？”

“你出去吧，艾莉！”妈妈命令道，把面包篮推给了爸爸。

艾莉站了起来，可是在站起来时把椅子碰倒了，椅背重重地摔在地上，妈妈拿不准这是个意外还是她有意这样做的。但是爸爸却已经气得控制不住自己，一拳砸在了桌子上。他用恼怒的目光久久注视着桌子对面的妈妈，仿佛整件事情全都是她的错。客人们都蒙在那里，不知所措。

客人们走了以后，妈妈来到爸爸的房间，他正在地板上走来走去，生气地抽着烟斗。

“她接受不了你总是嘲弄她……你应该停止这样做……”

“她必须接受！她原来是这样一个野丫头？难道你认为她这样的行为是合适的吗？而且还是当着客人们的面？”

“我可没有这么说……”

“正是如此！当妈妈的必须要确保她的孩子不会对爸爸不敬！她这样一个野丫头……而且奇怪的是，妈妈做得也不比孩子强多少……我一定要把她管起来……我们忽视了对她的管教……”

“可是不能那样对她……”

“怎样对她啦？”

不等对方辩解，爸爸便如同以往争论中那样，出门不知奔哪里去了。

妈妈去落实爸爸的命令，尽管她每次都感到他们似乎应当换一种方式。

假如她知道该怎样做就好了！假如她能想明白就好了！可是她又怎么能知道呢？其实她自己就是按照同样的方式教育出来的，她也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来教育艾莉。不过她现在已经开始对这种方式感到怀疑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是继续这样做下去还是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好呢？而如果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她认为就应当让女儿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即快快乐乐地，想奔跑、想爬树、要幻想，都如她所愿，随她所想。或许，她还是应当将这样的想法抑制在萌芽状态更好？如同她自己所经历的那样……以免终生都摆脱不了这种想法的困扰——她就从来都未能释放过自身的天性，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如此。她几乎从来都不能去奔跑，更不能去爬树或者假装飞翔。这些都是不体面的事，别人在她面前这样做也是一种罪过。尽管她从来都没有说服过自己一定要对此确信不疑，但是她当时必须那样做，此后也是如此。她从来都没有过什么自己想要的，而永远都是别人想让她要的。当然，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也是一直这样过来的。但假如她能够像其他一些人

那样去遵从自己的意愿，她的生活就会更好一些吗？她感到仅仅有这种想法就是不对的，就是有罪的。不要去指责循规蹈矩的人，也不要嫉妒其他人。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安排好的，每个人必须耐心地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她本应在一生中学会这一切，但是她却没有做到。其实也并不是她内心里的一切都被压抑了，尽管有时她会这么以为。也许从小的时候起大人对她就不够严厉……也许原因就在于此，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爸爸出去以后，妈妈就坐在原地这样想着。可是当她站起来要去艾莉那里时，她感到她还是不大会像她实际上本应该做的那样。实际上她本应该像爸爸那样，一旦女儿表现出那种天性，她就要对她严加管教和约束，毫不怜悯地把女儿爱幻想和狂野的本性撕碎在萌芽状态。可是爸爸这样做很容易，因为他不知道这样做会怎样伤透一个人的心。而她却知道，而且在多年以后的今天，她仍然能够感受到这种伤痛……不，她不能……至少现在还不能……尽管实际上她早在第一次时就应当很严厉了……

“艾莉，你那样的表现非常不好……你怎么能那样呢？”  
“你现在赶紧去向爸爸赔个不是。”

艾莉背对着房间站着，妈妈说话的时候她正看着窗外，没有转过身来。

“艾莉，你那个样子是非常不妥的，你不应该总是心里头有股怨气……当爸爸要面包篮的时候，你应该递过去的……你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可是很大的罪过啊……你不记得‘第四诫’<sup>①</sup>

---

① 第四诫指摩西十诫之第四，意为应孝敬父母。该诫在犹太教和东正教及部分新教派别中为第五诫，但在天主教和芬兰所属的新教路德宗为第四诫。